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六十三回 會審官左袒黑心婦 金月蘭不認薄情郎

且說章秋谷在一品香出來之後，少不得到陳文仙院內住了一宵，直睡到次日午間方才起身回棧。當差的上來回道：「昨天少爺出去之後，林黛玉那邊又有娘姨過來打聽，曉得少爺回來，說一定要請少爺過去。」秋谷聽了並不言語，只點一點頭，當差的便退了下去。秋谷略坐一回便到惠秀裡來，剛剛走進弄堂，早見一個娘姨從弄內劈面走來。見了秋谷連忙一把拉住，叫一聲：「二少，為啥昨日勿來？倪大小姐牽記得來。」秋谷看時，原來就是林黛玉用的娘姨，便跟著他舉步進門，匆匆的走上樓去。那娘姨先就嚷道：「大小姐，二少來哉！」秋谷剛剛走上樓梯，早見林黛玉一身素服，滿面春情，袅袅婷婷的從房內掀著門簾走了出來，一把攙著章秋谷的手，同進房中坐下。黛玉就坐在秋谷身旁，笑盈盈的說道：「長遠勿見哉，身體阿好？倪一逕來浪牽記耐呀。」秋谷也含笑應酬了幾句，黛玉又笑道：「耐是昨日仔轉來格，轉來仔為啥勿來？阿是先要去看看唔篤老相好，倪搭是想勿著來格哉？」說著，秋波斜睨，啟齒嫣然。秋谷見了黛玉這般態度，如此風情，任是閱歷再深些兒的人，也由不得心飛神蕩。暗想林黛玉的一身功架著實不差，陳文仙的面貌雖然比他好些，那外面的應酬那裡趕他得上？便不由也攜著黛玉的手，低聲笑道：「你難道不是我的老相好麼？我除了你，還有什麼相好？」黛玉回眸一笑，答道：「阿唷，二少爺勿要客氣，倪陸裡有格號福氣，只要耐二少長到倪搭坐坐，賞賞倪格光好哉，只怕倪搭小地方請耐格二少爺勿著呢。」

秋谷倚在榻上溫存調笑了一回，方問林黛玉：「有什麼事情要和我商議？」黛玉道：「耐阿曉得大金月蘭吃仔官司，撥包打聽捉得去哉。新衙門問仔一堂，故歇移到縣裡，耐哈還勸曉得介？」秋谷聽了失驚道：「我昨日剛在蘇州回來，那裡就會曉得？月蘭的性情本來不好，幾次三番在人家逃走出來，我早料到他一定要吃了官司才罷；現在果不其然，鬧了亂子出來，我也沒有工夫管他這般閒事，你也不必管他。」黛玉聽了，把秋谷手臂上擰了一把道：「耐格人生得實梗狠心，倒直頭看耐勿出。月蘭格脾氣勿好，待耐總算勿差，千日格壞處末，也有一日格好處，耐總算看倪面浪，搭俚想想法子，也是唔篤兩家頭相好仔一場。」

秋谷起先還不肯答應，禁不得林黛玉向來和金月蘭甚是要好，再三央告秋谷和他想個法兒，又道：「月蘭帶信出來，叫倪托耐阿好搭俚想想法子。俚說上海地方無撥哈格熟客，只有章二少是格好人，總要托俚說句好話。謝謝耐格，耐總算看俚苦惱，去保仔俚出來罷。」秋谷聽到這幾句說話，不覺惘然。想起蘇州初次相逢，自成一心許，何等纏綿，春融蝴蝶之魂，帳暖鴛鴦之夢。不想到了上海，不滿半年，金月蘭又鬧了這個亂子。想著黛玉的話倒也不差，心上便有幾分活動；又被林黛玉撒嬌撒癡的一定要他答應，秋谷樂得順水推船的做一個現成人情，便答應了黛玉。

卻又說道：「我雖然答應了你，卻還沒有曉得月蘭犯了什麼案情，怎麼好替他說話？」

黛玉就把金月蘭的事情向秋谷說了一番，秋谷方才曉得，便去尋著了辛修甫，托他出一封信到縣裡去和金月蘭說情。如今且把章秋谷一邊暫時按下，先把金月蘭的情節細說一番。

只說大金月蘭自從在潘吉卿家卷了許多金珠首飾逃走出來之後，到了上海，本來要到舊時姊妹的院中暫時借住。無奈他的那一班姊妹都曉得他本是黃中堂家的逃妾，現在又是從蘇州逃回來；你想這些堂子裡的信人個個怕事，那裡擔得起這般風火？所以一個個都支吾推托，不肯留他。月蘭無奈，只得在四馬路上一個棧房內暫時住下。不想潘吉卿因金月蘭卷了金珠逃走，直把他氣得一個發昏。潘吉卿向來弔膀子的工夫甚好，所以有些女人都肯倒貼銀錢。潘吉卿歷年積聚下來的私財，多是一班婦女倒貼他的，這一下子被金月蘭卷了一個精光，絲毫不剩。潘吉卿一生精力僅僅乎博得這點金珠，如今被他捲得精光，潘吉卿如何不氣？氣到極處，發起恨來，連夜到輪船局單僱了一隻小火輪，立時生火開船趕上前往，罰咒一定要尋到月蘭和他算帳。那知小火輪雖然單放，卻開船的時候已是□二點鐘，依舊趕他不上。

潘吉卿到了上海，落了一家後馬路的棧房，便托了許多朋友四處打聽金月蘭的消息。又叫了包探來，交給他一張月蘭的照片並一張失物的清單，叫他用心查訪，尋到了從重酬謝。那包探接了照片和失單，自然明查暗訪，格外當心。不到一禮拜，居然被他訪緝出來，曉得金月蘭住在鼎升棧內，立刻照會了潘吉卿，稟了捕頭，帶了幾個探捕，逕到四馬路鼎升棧搜捉。

金月蘭剛剛起來梳洗，正在簪花顧影，對鏡梳頭的時候，那裡想得到有人捉他？

幾個包探巡捕一擁而入，自然是囊中捉鰲，手到擒來。連金月蘭的行李衣箱，一齊都帶到捕房裡面。金月蘭免不得在巡捕房內關了一夜，明天九點鐘解到公堂，會審官問了幾句，便傳了原告上來，當堂對質。金月蘭聽得潘吉卿告他卷物私逃，並說他是自家的逃妾。金月蘭雖然有些膽寒，到此也顧不得了，只得按定心神，細細的想了一會，方才供道：「俚耐格閒話，才是瞎說，大老爺勿要聽俚。倪一逕來浪天津做格生意，今年二月裡向剛剛轉到蘇州，撥俚耐碰著仔一轉，倒說看中仔倪哉，要包倪一節生意，叫倪同俚轉去。勿殼張倪到仔俚耐屋裡向住仔一節，洋錢末無撥，倒說勿肯放倪出來。倪也叫無說法，只好等俚出門辰辰光，自家走仔出來，故歇俚耐頂倒說倪是俚格小老姆，還說倪拐仔俚格物事逃走。大老爺問俚，阿有逃走格憑據？阿有討倪格婚書？格號冤枉，要求大老爺搭倪伸冤！」會審官聽了金月蘭的口供，覺得甚是有理，便又問了潘吉卿一回，果然沒有婚書，也沒有捲逃的憑據。會審官便有不甘潘吉卿之意，無奈潘吉卿一口咬定金月蘭捲逃是實，會審官道：「你既然沒有婚書，這金月蘭便算不得你的妻妾，怎麼好說他卷物私逃？」

原來這位會審大老爺也是個風流人物，他見金月蘭語言伶俐，豐態溫存，不由的就存了一個開脫他的意思，所以語言之內有些偏護著他。潘吉卿見會審官不肯認真追究，便著了急，又上去回道：「不瞞老公祖說，他臨走的時候委實卷了幾千銀子的東西，如今只求老公祖把他的贓物追了出來，別的事兒也就不必提起了。」當下會審官聽了，只得正顏厲色的把金月蘭叫到公案旁邊認真追問。怎奈金月蘭死也不肯認帳，只說：「實在沒有捲他的什麼東西。」會審官問了一回，又把金月蘭的衣箱行李弔上公堂，一件一件的打開，當堂查看，卻是些半舊不新的衣服，還有些香水、手巾、肥皂等婦女應用的東西，並沒有潘吉卿失單上的物件。原來金月蘭到得上海，把蘇州卷出來的金珠，通通寄放在別人家內，預備潘吉卿萬一訪著了風聲，只要沒有真贓，便好和他白賴，你想金月蘭的心思可利害不利害？

只說當時會審官見並無贓證，便冷笑了兩聲，直把一個潘吉卿急得滿心火發，七孔煙生。但是自家身在公堂，又不敢當真怎樣，只得忍住了怒氣，再三求那會審官要他追究贓物。會審官聽得不耐煩道：「這樣沒頭沒腦的事情，又沒有證人，叫本府怎生追究？況且會審公堂的案件，一天最少也有□餘宗，都像你這樣歪纏，本府那有工夫和你管這般閒事？」說著不由分說，叫了廝差過來，吩咐把金月蘭取保釋放。潘吉卿聽了更加著急，此時顧不得利害，高聲嚷道：「老公祖，不要這樣糊塗，這金月蘭放是萬萬放不得的。他就是黃大軍機府中的逃妾，蘇杭上海都存過案的，老公祖難道忘了麼？」會審官聽說金月蘭就是黃中堂府中的逃妾，倒不覺吃了一驚；又聽潘吉卿說他糊塗，登時大怒，把公案一拍道：「你既然曉得他是黃相國府中的逃妾，為什麼要把他留在家中，難道你是不知法律的麼？」那潘吉卿方才原是氣憤頭上，一個不防備脫口說了出來，被會審官一句話兒提醒，心中懊悔起來。

暗想：我怎的這樣糊塗，一時說了出來，我自己收留人家的逃妾，先有一個處分，這不是自尋苦吃麼？又聽得會審官向金月蘭說道：「你既是黃府中的逃妾，我也不來問你，只把你們移到上海縣去，聽他發落就是了。」便叫廝差把金月蘭押下堂去，又叫潘吉卿回寓候傳，這且不表。

只說金月蘭到了上海縣中，暫時押在官媒家裡，甚是心集，只得帶信出來，叫林黛玉轉請章秋谷替他設法。不料章秋谷又到蘇州去了，好容易等得秋谷回來，被林黛玉纏繞不過，只得去和辛修甫商量，托他發信到縣和金月蘭說情。辛修甫本來和這位縣大老爺的交情甚好，果然寫了信去，不到□天，金月蘭已經放了出來。你道金月蘭的這一場風波為何消化得這般容易？原來金月蘭在杭

州逃走出來，這位黃大軍機長孫公子想著月蘭雖然可惡，卻又礙了自家相府的名聲，不便追拿到案，只在上海、蘇州兩處存了一個縣案，不准他到處為娼，原沒有辦他的意思。上海縣接了新衙門的公事，只把他暫時收押，也沒有問過一堂。湊巧辛修甫寫信到縣和他說情，上海縣也樂得做個現成人情，立刻叫他取保。

金月蘭出來之後，免不得到林黛玉家來見章秋谷。秋谷見他脂粉不施，面容瘦損，覺得他也甚可憐。金月蘭見了秋谷，卻是□分慚愧，滿面通紅，幾乎要滾出珠淚來，勉強忍住了，默默無言。秋谷明知他的意思，只好反安慰他幾句。從前的話一字不提，又懇懇切切的勸了他一番。金月蘭也甚是感激，在黛玉處住了兩天，想上海立腳不住，又不願再入風塵，只得摒擋行李仍到天津去了。到得天津，搭了寶華班的班子，生意甚好，居然車馬盈門。這是後話，不必提起。

只先苦了黃伯潤，後苦了一個潘吉卿。黃伯潤花了八千銀子把他娶到家中，真個是心坎溫存，眼皮供養。徐娘妮嬾，正當碧玉之年；夫婿溫柔，況有潘郎之貌。

這也算得是一雙兩好，地久天長的了。誰知這金月蘭得福嫌輕，自尋煩惱，不曉得他為了什麼事兒，偏要想著方法一溜煙逃出來。可憐這位黃公子的愛情，那裡一時就割捨得下？氣得一個半死，醋得一個發昏，人財兩空也還罷了，還落了一腔悶氣發洩不來。遇著了那月夕花朝，免不了就要長吁短歎。這還不必說他，最苦是潘吉卿，他平日間千刁萬惡，無所不為，專靠著信人倒貼的銀錢，供給他日用起居的揮霍。他曉得金月蘭是在中堂府內逃走出來，一定有些積蓄，便把生平弔膀子的手段施展出來，要想金月蘭的倒貼。不想他運氣不好，失了眼睛，非但倒貼不曾想著，反把自己的□餘年積蓄貼在裡頭，被他捲得精光，還不說一個「謝」字。正是：

當年漁父，難尋洞口之春；舊日蕭郎，腸斷天涯之路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